

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——高飛向蓬瀛

謝瑞齡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

李白登上泰山日觀峰時，縹緲中恍惚見海上仙山浮動，高吟「安得不死藥，高飛向蓬瀛。」秦皇漢武東巡封禪、海上尋仙，俱為山東之勝。茲以 2016 年夏末於「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」的十天見聞，從四個面向拼湊齊魯文化的吉光片羽。

一、三面環海、南北要道

在歷史文獻鮮有提及的魯東南沿海地區，居住著直到西周時期，可能始終保持政治獨立性的「東夷人」。西周姜太公受封齊地，「因其俗，簡其禮，通工商之業，便魚鹽之利。」春秋戰國時「齊地不下七十餘城，而臨淄一邑帶甲已至二十餘萬。蘇秦所謂連袂成帷，揮汗成雨是已。」司馬遷讚有「大國之風」。青州西辛戰國墓和章丘洛莊漢墓出土文物的裂瓣紋飾及“S”形駿馬展現了，該時北方草原與中原多有來往，中原工匠已能為流行於中原的北方藝術母題賦予在地化的元素。

南北朝時雖然北魏控制山東，然江南與青州可能多有文化往來，使得青州市龍興寺的北齊窖藏佛像受到江南盛行的天竺佛像影響，加上活躍於北齊朝廷的畫師曹仲達的畫風，成就腰身細瘦、具「曹衣出水」之姿的新風。隋唐時期，登、萊二州海外交通發達，為唐朝與東臨諸國「朝貢體制」的樞紐。安史之亂後，李正己祖孫三代世襲淄青節度使「雄踞東方」，「貨市渤海名馬，歲歲不絕。」後有新羅人張保皋建立的東亞海上國際貿易集團，初步形成以跨國走私與民間貿易為主體的東亞貿易體系。

二、儒教聖域、泰山封禪

山東為孔孟故土、中國聖省，以「齊魯之孝」聞名。自漢代獨尊儒術，孔子奉祀後裔取得官方襲封地位，至唐代科舉制度落實及士人文化興起，祀孔格局底定，孔廟成為國家宗教的聖域，不復有當初孔夫子讚賞春天時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」的放情自然。孔廟的勢力不僅是政治的，亦影響一般人民的土地分配。宋真宗始專賜祭田百頃，延及金元代多所增給，明太祖洪武元年賜祭田兩千大頃，與一般農家貧富懸殊，地權集中情形嚴重。

泰山則為齊人信仰「八神」中之「地主」，五嶽中唯有泰山「主於世界人民官

職及定生死之期，兼注貴賤之分、長短之事也。」然泰山處於東隅，不如嵩山居中，高度不如華山，何以稱「五嶽獨尊」呢？可能是鄰近地勢平坦的中原而顯其高大。又何以齊魯文化尊崇的泰山，會成為國家祭典的聖地？始皇以前，秦即有在西方祀五帝的習俗，亦有秦人源自東夷的說法，或許秦人沿用東邊習俗敬拜泰山？

三、拱衛京畿、漕運咽喉

元朝時全國政治中心向北轉移，漕運興起後，山東最為京師患，「山東之於京師犬牙相錯也，語其形勢則不及雍梁之險阻，語其封域則不及荊揚之曠衍；然而能為京師患者莫如山東。何者？積貯天下之大命也。漕渠中貫於山東，江淮四百萬粟皆取道焉。」人稱「大馬頭」的臨清為「南北之咽喉」，「守咽喉則齊右安」。明代臨清鈔關船鈔商稅有 1260 萬餘貫，為七所鈔關之首。

聊城亦因運河而興，光嶽樓屹立城中央，山陝會館傍河而立。光嶽樓興建於明洪武七年，建樓以「料敵望遠」，光嶽之名取其「近魯有光於岱嶽也」。始建於清乾隆八年的山陝會館，由山西和陝西兩省商人集資興建，以聯絡桑梓，亦為祭祀關聖帝君。碑文詳記從興建到歷次重修各捐銀眾號的帳目，展現山陝商人的經濟實力。

四、累經變亂，眾生浮沉

山東形勢險要，北方變亂時首當其衝，「自王莽之亂，山東盜起，青徐首難，而黃巾煽禍，海岱騷然，民塗兵革。重以慕容超之殺戮，金元之竊據，齊地荒涼削弱。」元末孔顏孟三氏子孫「狼狽流離」，孟家後人曾「攜家避兵遊于關陝秦晉間殆五十餘年。」明崇禎年間清軍進犯山東，首陷臨清，「臨民十分，推之存者，未足一分，其官衙民舍，盡皆焚毀。」山東夏熱冬寒，魯西北黃河遷徙無常，易釀水患。唐、元詩中多有描述山東災荒，如「蓬瀛疫病起，齊魯厄殃摧。」「似聞齊魯郊，斗粟價十千。」「燕趙及齊魯，人飢或相戕。」或許在戰亂及災荒之中，人們更加需要心靈寄託，促使山東民間信仰蓬勃。

靈巖寺位於泰山西北，東晉竺僧朗「嘗往來於此說法，猛獸降伏，頑石點頭，人以告朗，朗曰此山靈也，因名靈巖。」泰山上則有「雲南貴州川湖兩廣的男人婦女都從幾千幾萬里家都來燒香」的「碧霞祠」，供奉俗稱「泰山奶奶」或「泰山娘娘」的女神「碧霞元君」。自宋代立祠祭祀後，明代每年進香朝拜者達數十萬。張岱記載「入山者日八九千人」，天未亮，「山上進香人上者下者…燈火蟬聯四十里，如星海屈注…」

山東，不像西北邊的直隸省為京畿所在，西南邊的河南省為中原文化中心，南邊的江蘇省人文薈萃和物產豐富。西接中原、東臨大海的山東，具有以下三種特質：第一，既中心又邊緣：拱衛京畿，變亂時卻首當其衝；為京城與江南的南北要道，卻不如京城和江南受到注目。第二，既理性又迷信：孔孟故土、儒教薰習，卻又崇拜眾神、相信命運。第三，既保守又開放：人多務農、儒孝為重，卻又東臨大海、西接運河，易受西力入侵及商業興衰的衝擊。農業能夠吸收大部分的人力，維持社會穩定，然若遇到戰亂或災荒，民間叛亂的力量則是轟轟烈烈，借用《紅高粱家族》所言，為「最超脫最世俗」、「殺人越貨」與「精忠報國」並存之地。